

关尹子

一字字者道也

关尹子曰：非有道不可言。不可言即道。非有道不可思。不可思即道。天物怒流。人事错错然。若若乎回也。戛戛乎斗也。勿勿乎似而非也。而争之。而介之。而○之。而喷之。而去之。而要之。言之如吹影。思之如缕尘。圣智造迷。鬼神不识。惟不可为。不可致。不可测。不可分。故曰天。曰命。曰神。曰元。合曰道。

曰：无一物非天。无一物非命。无一物非神。无一物非元。物既如此。人岂不然。人皆可曰天。人皆可曰神。人皆可致命通元。不可彼天此非天。彼神此非神。彼命此非命。彼元此非元。是以善吾道者。即一物中。知天尽神。致命造元。学之。徇异名。析同实。得之。契同实。忘异名。

曰：观道者如观水。以观沼为未足。则之河之江之海。曰水至也。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泪皆水。

曰：道无人。圣人不见甲是道乙非道。道无我。圣人不见己进道己退道。以不有道。故不无道。以不得道。故不失道曰：不知道妄意卜者。如射覆盂。高之。存金存玉。中之。存角存羽。卑之。存瓦存石。是乎。非是乎。惟置物者知之。

曰：一陶能作万器。终无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。一道能作万物。终无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。

曰：道茫茫而无知乎。心傥傥而无羈乎。物迭迭而无非乎。电之逸乎。沙之飞乎。圣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。三者又合为一。不以一格不一，不以不一害一。

曰：以盆为沼。以石为岛。鱼环游之。不知其几千万里而不穷也。夫何故。水无源无归。圣人之道。本无首。末无尾。所以应物不穷。

曰：无爱道。爱者水也。无观道。观者火也。无逐道。逐者木也。无言道。言者金也。无思道。思者土也。惟圣人不离本情而登大道。心既未萌。道亦假之。

曰：重云蔽天。江湖黯然。游鱼茫然。忽望波明食动。幸赐于天。即而就之。渔钓毙焉。不知我无我而逐道者亦然。

曰：方术之在天下多矣。或尚晦。或尚明。或尚强。或尚弱。执之皆事。不执之皆道。

曰：道终不可得。彼可得者。名德不名道。道终不可行。彼可行者。名行不名道。圣人以可得可行者。所以善吾生。以不可得不可行者。所以善吾死。

曰：闻道之后。有所为有所执者。所以之人。无所为无所执者。所以之天。为者必败。执者必失。故闻道于朝。可死于夕。

曰：一情冥为圣人。一情善为贤人。一情恶为小人。一情冥者。自有之无。不可得而示。一情善恶者。自无起有。不可得而秘。一情善恶为有知。惟动物有之。一情冥者为无知。溥天之下。道无不在。

曰：勿以圣人力行不怠。则曰道以勤成。勿以圣人坚守不易。则曰道以执得。圣人力行。犹之发矢。因彼而行。我不自行。圣人坚守。犹之握矢。因彼而守。我不自守。

曰：若以言行学识求道。互相展转。无有得时。知言如泉鸣。知行如禽飞。知学如擷影。知识如计梦。一息不存。道将来契。

曰：以事建物则难。以道弃物则易。天下之物。无不成之难而坏之易。

曰：一灼之火能烧万物。物亡而火何存。一息之道能冥万物。物亡而道何在。

曰：人生在世。有生一日死者。有生十年死者。有生百年死者。一日死者。如一息得道。十年百年死者。如历久得道。彼未死者。虽动作昭智。止名为生。不名为死。彼未契道者。虽动作昭智。止名为事。不名为道。

曰：不知吾道无言无行。而即有言有行者求道。忽遇异物。横执为道。殊不知舍源求流，无时得源。舍本就末。无时得本。

曰：习射习御习琴习奕。终无一事可以一息得者。惟道无形无方。故可得之于息。

曰：两人射相遇。则巧拙见。两人奕相遇。则胜负见。两人道相遇。则无可示。无可示者。无巧无拙。无胜无负。

曰：吾道如海。有亿万金。投之不见。有亿万石。投之不见。有亿万污秽。投之不见。能运小虾小鱼。能运大鲲大鲸。合众水而受之。不为有余。散众水而分之。不为不足。

曰：吾道如处暗。夫处明者不见暗中一物。而处暗者能见明中区事。

曰：小人之权归于恶。君子之权归于善。圣人之权归于无所得。惟无所得。所以为道。

曰：吾道如剑。以刃割物即利。以手握刃即伤。

曰：筲不问豆。豆不答筲。瓦不问石。石不答瓦。道亦不失。问欤答欤。一气往来。道何在。

曰：仰道者跂。如道者馵。皆知道之事。不知道之道。是以圣人不望道而歉。不恃道而丰。不借道于圣。不贾道于愚。

二柱柱者建天地也

关尹子曰：若碗若盂。若瓶若壶。若瓮若盎。皆能建天地。兆龟数蓍。破瓦文石。皆能告吉凶。是知天地万物成理。一物包焉。物物皆包之。各不相借。以我之精。合彼之精。两精相搏。而神应之。一雌一雄。卵生。一牡一牝。胎生。形者。彼之精。理者。彼之神。爰者。我之精。观者。我之神。爰为水。观为火。爰执而观因之为木。观存而爰摄之为金。先想乎一元之气具乎一物执。爰之以合彼之形。冥观之以合彼之理。则象存焉。一运之象。周乎太空。自中而升为天。自中而降为地。无有升而不降。无有降而不升。升者为火。降者为水。欲升而不能升者为木。欲降而不能降者为金。木之为物。钻之得火。绞之得水。金之为物。击之得火。镕之得水。金木者。水火之交也。水为精为天。火为神为地。木为魂为人。金为魄为物。运而不已者为时。包而有在者为方。惟土终始之。有解之者。有示之者。

曰：天下之人盖不可以亿兆计。人人之梦各异。夜夜之梦各异。有天有地。有人有物。皆思成之。盖不可以尘计。安知今之天地非有思者乎。

曰：心应枣。肝应榆。我通天地。将阴梦水。将晴梦火。天地通我。我与天地似契似离。纯纯各归。

曰：天地虽大。有色有形。有数有方。吾有非色非形非数非方。而天天地地者存。

曰：死胎中者。死卵中者。亦人亦物。天地虽大。彼固不知计。天地者。皆我区识。譬如手不触刃。刃不伤人。

曰：梦中鉴中水中。皆有天地存焉。欲去梦天地者寝不寐。欲去鉴天地者形不照。欲去水天地者盎不汲。彼之有无。在此不在彼。是以圣人不去天地去识。

曰：天非自天。有为天者。地非自地。有为地者。譬如屋宇舟车。待人而成。彼不自成。知彼有待。知此无待。上不见天。下不见地。内不见我。外不见人。

曰：有时者气。彼非气者。未尝有昼夜。有方者形。彼非形者。未尝有南北。何谓非气。气之所自生者如摇箠得风。彼未摇时。非风之气。彼已摇时。即名为气。何谓非形。形之所自生者。如钻木得火。彼未钻时。非火之形。彼已钻时。即名为形。

曰：寒暑温凉之变。如瓦石之类。置之火即热。置之水即寒。呵之即温。吸之即凉。特因外物有去有来。而彼瓦石实无去来。譬如水中之影。有去有来。所谓水者。实无去来。

曰：衣摇空得风。气呵物得水。水注水即鸣。石击石即光。知此说者。风

雨雷电皆可为之。盖风雨雷电皆缘气而生。而气缘心生。犹如内想大火。久之觉热。内想大水。久之觉寒。知此说者。天地之德皆可同之。

曰：五云之变。可以卜当年之丰歉。八风之朝。可以卜当时之吉凶。是知休咎灾祥。一气之运耳。浑人我。同天地。而彼私智认而已之。

曰：天地寓。万物寓。我寓。道寓。苟离于寓。道亦不立。

三极极者尊圣人也

关尹子曰：圣人之治天下。不我贤愚。故因人之贤而贤之。因人之愚而愚之。不我是非。故因事之是而是之。因事之非而非之。知古今之大同。故或先古。或先今。知内外之大同。故或先内或先外。天下之物。无得以累之。故本之以谦。天下之物。无得以外之。故含之以虚。天下之物。无得以难之。故行之以易。天下之物。无得以窒之。变之以权。以此中天下。以制礼。此和天下。可以作乐。以此公天下。可以理财。以此周天下。可以御侮。以此因天下。可以立法。以此观天下。可以制器。圣人不以一己治天下。而以天下治天下。天下归功于圣人。圣人任功于天下。所以尧舜禹汤之治天下。天下皆曰自然。

曰：天无不覆。有生有杀。而天无爱恶。日无不照。有妍有丑。而日无厚薄。

曰：圣人之道天命。非圣人能自道。圣人之德时符。非圣人能自德。圣人之事人为。非圣人能自事。是以圣人不可道。不可德。不可事。

曰：圣人知我无我。故同之以仁。知事无我。故权之以义。知心无我。故戒之以礼。知言无我。故守之以信。

曰：圣人之道。或以仁为仁。或以义为仁。或以礼以以信为仁。仁义礼智信。各兼五者。圣人一之不胶。天下名之不得。

曰：勿以行观圣人。道无迹。勿以言观圣人。道无言。勿以能观圣人。道无为。勿以貌观圣人。道无形。

曰：行虽至卓。不离高下。言虽至公。不离是非。能虽至神。不离巧拙。貌虽至殊。不离妍丑。圣人假此。以示天下。天下冥此。乃见圣人。

曰：圣人师蜂立君臣。师蜘蛛立网罟。师拱鼠制礼。师战蚁置兵。众人师贤人。贤人师圣人。圣人师万物。惟圣人同物。所以无我。

曰：圣人曰道。观天地人物皆吾道。倡和之。始终之。青黄之。卵翼之。不爱道不弃物。不尊君子。不贱小人。贤人曰物。物物不同。旦旦去之。旦旦与之。短之长之。直之方之。是为物易也。殊不知圣人鄙杂厕别分居。所以为人。不以此为已。

曰：人之于众人。饮食衣服同也。屋宇舟车同也。富贵贫贱同也。众人每

同圣人。圣人每同众人。彼仰其高侈其大者。其然乎。其不然乎。

曰：鱼欲异群鱼。舍水跃岸即死。虎欲异群虎。舍山入市即擒。圣人不异众人。特物不能拘尔。

曰：道无作。以道应世者。是事非道。道无方。以道寓物者。是物非道。圣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。

曰：如钟钟然。如钟鼓然。圣人之言则然。如车车然。如车舟然。圣人之行则然。惟莫能名。所以退天下之言。惟莫能知。所以夺天下之智。

曰：螂蛆食蛇。蛇食蛙。蛙食螂蛆。互相食也。圣人之言亦然。言有无之弊。又言非有非无之弊。又言去非有非无之弊。言之如引锯然。惟善圣者不留一言。

曰：若龙若蛟。若蛇若龟。若鱼若蛤。龙皆能之。蛟。蛟而已。不能为龙。亦不能为蛇为龟为鱼为蛤。圣人龙之。贤人蛟之。

曰：在己无居。形物自着。其动若水。其静若镜。其应若响。芒乎若亡。寂乎若清。同焉者和。得焉者失。未尝先人。而尝随人。

曰：浑乎洋乎游太初乎。时金己。时玉己。时粪己。时土己。时翔物。时逐物。时山物。时渊物。端乎权乎狂乎愚乎。

曰：人之善琴者。有悲心。则声凄凄然。有思心。则声迟迟然。有怨心。则声回回然。有慕心。则声裴裴然。所以悲思怨慕者。非手非竹非丝非桐。得之心。符之手。得之手。符之物。人之有道者。莫不中道。

曰：圣人以有言有为有思者。所以同乎人。未尝言未尝为未尝思者。所以异乎人。

曰：利害心愈明。则亲不睦。贤愚心愈明。则友不交。是非心愈明。则事不成。好丑心愈明。则物不契。是以圣人浑之。

曰：世之愚拙者妄援。圣人之愚拙自解。殊不知圣人时愚时明。时拙时巧。

曰：以圣师圣者。贤人。以贤师圣者。圣人。盖以圣师圣者。徇迹而忘道。以贤师圣者。反迹而合道。

曰：贤人趋上而不见下。众人趋下而不见上。圣人通乎上下。惟其宜之。岂曰离贤人众人。别有圣人也哉。

曰：天下之理。夫者倡。妇者随。牡者驰。牝者逐。雄者鸣。雌者应。是以圣人制言行。而贤人拘之。

曰：圣人道虽虎变。事则鳖行。道虽丝分。事则棋布。

曰：所谓圣人之道者。胡然子子尔。胡然彻彻尔。胡然堂堂尔。胡然臧臧尔。惟其能遍偶万物。而无一物能偶之。故能贵万物。

曰：云之卷舒。禽之飞翔。皆在虚空中。所以变化不穷。圣人之道则然。

四符符者精神魂魄也

关尹子曰：水可析可合。精无人也。火因膏因薪神。无我也。故耳蔽前后皆可闻。无人。智崇无人。一奇无人。冬凋秋物无人。黑不可变。无人。北寿无人。皆精。舌即齿。牙成言。无我。礼卑无我。二偶无我。夏因春物。无我。赤可变。无我。南天无我。皆神。以精无人。故米去壳则精存。以神无我。故鬼凭物则神见。全精者忘是非。忘得失。在此者非彼。抱神者时晦明时强弱。在彼者非此。

曰：精神。水火也。五行互生灭之。其来无首。其往无尾。则吾之精一滴无存亡尔。吾之神一歛无起灭尔。惟无我无人。无首无尾。所以与天地冥。

曰：精者水。魄者金。神者火。魂者木。精主水。魄主金。金生水。故精者魄藏之。神主火。魂主木。木生火。故神者魂藏之。惟水之为物。能藏金而息之。能滋木而荣之。所以析魂魄。惟火之为物。能镕金而销之。能燔木而烧之。所以冥魂魄。惟精。在天为寒。在地为水。在人为精。神。在天为热。在地为火。在人为神。魄。在天为燥。在地为金。在人为魄。魂。在天为风。在地为木。在人为魂。惟以我之精。合天地万物之精。譬如万水可合为一水。以我之神。合天地万物之神。譬如万火可合为一火。以我之魄。合天地万物之魄。譬如金之为物。可合异金而镕之为一金。以我之魂。合天地万物之魂。譬如木之为物。可接异木而生之为一木。则天地万物。皆吾精吾神吾魄吾魂。何者死。何者生。

曰：五行之运。因精有魂。因魂有神。因神有意。因意有魄。因魄有精。五行回环不已。所以我之伪心流转造化。几亿万岁。未有穷极。然核芽相生。不知其几万株。天地虽大。不能芽空中之核。雌卵相生。不知其几万禽。阴阳虽妙。不能卵无雄之雌。惟其来于我者。皆摄之以一息。则变物为我。无物非我。所谓五行者。孰能变之。

曰：众人以魄摄魂者。金有余则木不足也。众人以魂摄魄者。木有余则金不足也。盖魄之藏魂俱之。魂之游魄因之。魂昼寓目。魄夜舍肝。寓目能见。舍肝能梦。见者魂无分别析之者。分别析之曰天地者。魂狃习也。梦者魄无分别析之者。分别析之曰彼我者。魄狃习也。火生土。故神生意。土生金。故意生魄。神之所动。不名神。名意。意之所动。不名意。名魄。惟圣人知我无我。知物无物。皆因思虑计之而有。是以万物之来。我皆对之以性。而不对之以心。性者。心未萌也。无心则无意矣。盖无火则无土。无意则无魄矣。盖无土则无金。一者不存。五者皆废。既能浑天地万物以为魂。斯能浑天地万物以为

魄。凡造化所妙皆吾魂。凡造化所有皆吾魄。则无有一物可役我者。舍肝当作舍肺。

曰：鬼云为魂。鬼白为魄。于文则然。鬼者。人死所变。云者风。风者木。白者气。气者金。风散故轻清。轻清者上天。金坚故重浊。重浊者入地。轻清者。魄从魂升。重浊者。魂从魄降。有以仁升者。为木星佐。有以义升者。为金星佐。有以礼升者。为火星佐。有以智升者。为水星佐。有以信升者。为土星佐。有以不仁沉者。木贼之。不义沉者。金贼之。不礼沉者。火贼之。不智沉者。水贼之。不信沉者。土贼之。魂魄半之。则在人间。升魂为贵。降魄为贱。灵魂为贤。厉魄为愚。轻魂为明。重魄为暗。扬魂为羽。钝魄为毛。明魂为神。幽魄为鬼。其形其居。其识其好。皆以五行契之。惟五之数。参差不一。所以万物之多。盈天地间。犹未已也。以五事归五行。以五行作五虫。可胜言哉。譬犹兆龟数蓍。至诚自契。五行应之。诚苟不至。兆之数之。无一应者。圣人假物以游世。五行不得不对。

曰：五者具有魂。魂者识。目者精。色者神。见之者为魂。耳目口鼻心之类在此生者。爰为精。为彼生父本。观为神。为彼生母本。爰观虽异。皆同识生。彼生生本在彼生者。一为父。故受气于父。气为水。二为母。故受血于母。血为火。有父有母。彼生生矣。惟其爰之无识。如锁之交。观之无识。如灯之照。吾识不萌。吾生何有。

曰：如桴扣鼓。鼓之形者。我之有也。鼓之声者。我之感也。桴已往矣。余声尚在。终亦不存而已矣。鼓之形如我之精。鼓之声如我之神。其余声者。犹之魂魄。知夫倏往倏来。则五行之气。我何有焉。

曰：夫果之有核。必待水火土三者具矣。然后相生不穷。三者不具。如大旱大潦大块。皆不足以生物。夫精水神火意土。三者本不交。惟人以根合之。故能于其中横见有事。犹如术祝者。能于至无中见多有事。

曰：魂者木也。木根于冬水而华于夏火。故人之魂藏于夜精。而见于昼神。合乎精。故所见我独。盖精未尝有人。合乎神。故所见人同。盖神未尝有我。

曰：知夫此身。如梦中身。随情所见者。可以飞神作我而游太清。知夫此物。如梦中物。随情所见者。可以凝精作物而驾八荒。是道也。能见精神而久生。能忘精神而超生。吸气以养精。如金生水。吸风以养神。如木生火。所以假外以延精神。漱水以养精。精之所以不穷。摩火以养神。神之所以不穷。所以假内以延精神。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。吾尝言之矣。

曰：人勤于礼者。神不外驰。可以集神。人勤于智者。精不外移。可以摄精。仁则阳而明。可以轻魂。义则阴而冥。可以御魄。

曰：蜣螂转丸。丸成而精思之。而有蠕白者存丸中。俄去壳而蝉。彼蠕不思。彼蠕奚白。曰：庖人羹蟹。遗一足几上。蟹已羹。而遗足尚动。是生死者。一气聚散尔。不生不死。而人横计曰生死。

曰：有死立者。有死坐者。有死卧者。有死病者。有死药者。等死。无甲乙之殊。若知道之士。不见生。故不见死。

曰：人之厌生死超生死者。皆是大患也。譬如化人。若有厌生死心。超生死心。止名为妖。不名为道。

曰：计生死者。或曰死已有。或曰死己无。或曰死己亦有亦无。或曰死己不有不无。或曰当喜者。或曰当惧者。或曰当任者。或曰当超者。愈变识情。驰骛不已。殊不知我之生死。如马之手。如牛之翼。本无有。复无无。譬如水火虽犯水火。不能烧之。不能溺之。

五鉴鉴者心也

关尹子曰：心蔽吉凶者。灵鬼摄之。心蔽男女者。淫鬼摄之。心蔽幽忧者。沈鬼摄之。心蔽放逸者。狂鬼摄之。心蔽盟诅者。奇鬼摄之。心蔽药饵者。物鬼摄之。如是之鬼。或以阴为身。或以幽为身。或以风为身。或以气为身。或以土偶为身。或以彩画为身。或以老畜为身。或以败器为身。彼以其精。此以其精。两精相搏。则神应之。为鬼所摄者。或解奇事。或解异事。或解瑞事。其人傲然。不曰鬼于躬。惟曰道于躬。久之。或死木。或死金。或死绳。或死井。惟圣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。役万物而执其机。可以会之。可以散之。可以御之。日应万物。其心寂然。

曰：无一心。五识并驰。心不可一。无虚心。五行皆具。心不可虚。无静心。万化密移。心不可静。借能一。则二偶之。借能虚。则实满之。借能静。则动摇之。惟圣人能敛万有于一息。无有一物可役我之明彻。散一息于万有。无有一物可间吾之云为。

曰：火千年俄可灭。识千年俄可去。

曰：流者舟也。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。运者车也。所以运之者是牛非车。思者心也。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。不知所以然而然。惟不知所以然而然。故其来无从。其往无在。其来无从。其往无在。故能与天地本原。不古不今。

曰：知心无物。则知物无物。知物无物。则知道无物。知道无物。故不遵卓绝之行。不惊微妙之言。

曰：物我交。心生。两木摩。火生。不可谓之在我。不可谓之在彼。不可谓之非我。不可谓之非彼。执而彼我之则愚。

曰：无恃尔所谓利害是非。尔所谓利害是非者。果得利害是非之乎。圣人

方且不识不知。而况于尔。

曰：夜之所梦。或长于夜。心无时生于齐者。心之所见皆齐国也。既而之宋之楚之晋之梁。心之所存各异心无方。

曰：善弓者师弓不师羿。善舟者师舟不师○。善心者师心不师圣。

曰：是非好丑。成败盈虚。造物者运矣。皆因私识执之而有。于是以无遣之犹存。以非有非无遣之犹存。无曰莫莫尔。无曰浑浑尔犹存。譬犹昔游再到。记忆宛然。此不可忘不可遣。善去识者。变识为智。变识为智之说。汝知之乎。

曰：想如思鬼。心栗思盗。心怖曰识。如认黍为稷。认玉为石者。浮游罔象。无所底止。譬睹奇物。生奇物想。生奇物识。此想此识。根不在我。譬如今日。今日而已。至于来日想识殊未可卜。及至来日。纷纷想识。皆缘有生。曰想曰识。

曰：譬如犀牛望月。月形入角。特因识生。始有月形。而彼真月。初不在角。胸中之天地万物亦然。知此说者。外不见物。内不见情。

曰：物生于土。终变于土。事生于意。终变于意。知夫惟意。则俄是之。俄非之。俄善之。俄恶之。意有变。心无变。意有觉。心无觉。惟一我心。则意者。尘往来尔。事者。歎起灭尔。吾心有大常者存。

曰：情生于心。心生于性。情波也。心流也。性水也。来干我者。如石火顷。以性受之。则心不生物浮浮然。

曰：贤愚真伪。有识者。有不识者。彼虽有贤愚。彼虽有真伪。而谓之贤愚真伪者。系我之识。知夫皆识所成。故虽真者。亦伪之。

曰：心感物。不生心生情。物交心。不生物生识。物尚非真。何况于识。识尚非真。何况于情。而彼妄人。于至无中。执以为有。于至变中。执以为常。一情认之。积为万情。万情认之。积为万物。物来无穷。我心有际。故我之良心受制于情。我之本情受制于物。可使之去。可使之来。而彼去来。初不在我。造化役之。固无休息。殊不知天地虽大。能役有形。而不能役无形。阴阳虽妙。能役有气。而不能役无气。心之所之。则气从之。气之所之。则形应之。犹如太虚于一碗中变成万物。而彼一碗不名太虚。我之一心。能变为气，能变为形。而我之心无气无形。知夫我之一心无气无形。则天地阴阳不能役之。

曰：人之平日。目忽见非常之物者。皆精有所结而使之然。人之病日。目忽见非常之物者。皆心有所歉而使之然。苟知吾心能于无中示有。则知吾心能于有中示无。但不信之。自然不神。或曰厥识既昏。孰能不信。我应之曰：如捕蛇师。心不怖蛇。彼虽梦蛇。而不怖畏。黄帝曰：道无鬼神。独往独来。

曰：我之思虑日变。有使之者。非我也。命也。苟知惟命。外不见我。内

不见心。

曰：譬如两目。能见天地万物。暂时回光。一时不见。

曰：目视雕琢者明愈伤。耳闻交响者聪愈伤。心思元妙者心愈伤。

曰：勿以我心揆彼。当以彼心揆彼。知此说者可以周事。可以行德。可以贯道。可以交人。可以忘我。

曰：天下之理。小不制而至于大。大不制而至于不可制。故能制一情者。可以成德。能忘一情者。可以契道。

六匕匕者食也食者形也

关尹子曰：世之人。以我思异彼思彼思异我思分人我者。殊不知梦中人亦我思异彼思。彼思异我思。孰为我。孰为人。世之人。以我痛异彼痛彼痛异我痛分人我者。殊不知梦中人亦我痛异彼痛。彼痛异我痛。孰为我。孰为人。爪发不痛。手足不思。亦我也。岂可以思痛异之。世之人。以独见者为梦。同见者为觉。殊不知精之所结。亦有一人独见于昼者。神之所合。亦有两

人同梦于夜者。二者皆我精神。孰为梦。孰为觉。世之人以暂见者为梦。久见者为觉。殊不知暂之所见者阴阳之碗。久之所见者亦阴阳之碗。二者皆我阴阳。孰为梦。孰为觉。

曰：好仁者多梦松柏桃李。好义者多梦兵刀金铁。好礼者多梦簠簋笾豆。好智者多梦江湖川泽。好信者多梦山岳原野。役于五行。未有不然者。然梦中或闻某事。或思某事。梦亦随变。五行不可拘。圣人御物以心。摄心以性。则心同造化。五行亦不可拘。

曰：汝见蛇首人身者。牛臂鱼鳞者。鬼形禽翼者。汝勿怪。此怪不及梦。梦怪不及觉。有耳有目有手有臂。怪尤矣。大言不能言。大智不能思。

曰：有人问于我曰：尔何族。何氏。何名。何字。何食。何衣。何友。何仆。何琴。何书。何古。何今。我时默然。不对一字。或人扣之不己。我不得已而应之曰：尚自不见我。将何为我所。

曰：形可分可合。可延可隐。一夫一妇。可生二子。形可分。一夫一妇。二人成一子。形可合。食巨胜则寿。形可延。夜无月火。人不见我。形可隐。以一碗生万物。犹弃发可换。所以分形。以一碗合万物。犹破唇可补。所以合形。以神存碗。以碗存形。所以延形。合形于神。合神于无。所以隐形。汝欲知之乎。汝欲为之乎。

曰：无有一物不可见。则无一物非吾之见。无有一物不可闻。则无一物非吾之闻。五物可以养形。无一物非吾之形。五味可以养气。无一物非吾之气。是故吾之形气。天地万物。

曰：耕夫习牛则犷。猎夫习虎则勇。渔夫习水则沈。战夫习马则健。万物可为我。我之一身。内变蛭蚘。外蒸虱蚤。瘕则龟鱼。○则鼠螳。我可为万物。

曰：我之为我。如灰中金。而不若矿砂之金。破矿得金。淘沙得金。扬灰终身。无得金者。

曰：一蜂至微。亦能游观乎天地。一虾至微。亦能放肆乎大海。

曰：土偶之成也。有贵有贱。有士有女。其质土。其坏土人哉。

曰：目自观目。无色。耳自听耳。无声。舌自尝舌。无味。心自揆心。无物。众人逐于外。贤人执于内。圣人皆伪之。

曰：我身五行之碗。而五行之碗。其性一物。借如一所。可以取水。可以取火。可以生木。可以凝金。可以变土。其性含摄。元无差殊。故羽虫盛者。毛虫不育。毛虫盛者。鳞虫不育。知五行互用者。可以忘我。

曰：枯龟无我。能见大知。磁石无我。能见大力。钟鼓无我。能见大音。舟车无我。能见远行。故我一身。虽有智有力。有行有音。未尝有我。

曰：蜮射影能毙我。知夫无知者亦我。则溥天之下。我无不在。

曰：心忆者犹忘饥。心忿者犹忘寒。心养者犹忘病。心激者犹忘痛。苟吸碗以养其和。孰能饥之。存神以滋其暖。孰能寒之。养五藏以五行。则无伤也。孰能病之。归五藏于五行。则无知也。孰则痛之。

曰：人无以无知无为者为无我。虽有知有为。不害其为无我。譬如火也。躁动不停。未尝有我。

七釜釜者化也

关尹子曰：道本至无。以事归道者。得之一息。事本至有。以道运事者。周之百为。得道之尊者。可以辅世。得道之独者。可以立我。知道非时之所能拘者。能以一日为百年。能以百年为一日。知道非方之所能碍者。能以一里为百里。能以百里为一里。知道无气能运有气者。可以召风雨。知道无形能变有形者。可以易鸟兽。得道之清者。物莫能累。身轻矣。可以骑凤鹤。得道之浑者。物莫能溺。身冥矣。可以席蛟鲸。有即无。无即有。知此道者。可以制鬼神。实即虚。虚即实。知此道者。可以入金石。上即下。下即上。知此道者。可以侍星辰。古即今。今即古。知此道者。可以卜龟筮。人即我。我即人。知此道者。可以窥他人之肺肝。物即我。我即物。知此道者。可以成腹中之龙虎。知象由心变。以此观心。可以成女婴。知碗由心生。以此吸神。可以成炉冶。以此胜物。虎豹可伏。以此同物。水火可入。惟有道之士能为之。亦能能之而不为之。

曰：人之力。有可以夺天地造化者。如冬起雷。夏造。死尸能行。枯木能华。豆中摄鬼。杯中钓鱼。画门可开。土鬼可语。皆纯碗所为。故能化万物。今之情情不停。亦碗所为。而碗之为物。有合有散。我之所以行碗者。本未尝合。亦未尝散。有合者生。有散者死。彼未尝合未尝散者。无生无死。客有去来。邮常自若。

曰：有诵祝者。有事神者。有墨字者。有变指者。皆可以役神御碗。变化万物。惟不诚之人。难于自信。而易于信物。故假此为之。苟知惟诚。有不待彼而然者。

曰：人之一呼一吸。日行四十万里。化可谓速矣。惟圣人不存不变。

曰：青鸾子千岁而千岁化。桃子五仕而心五化。圣人宾事去物。岂不欲建立于世哉。有形数者惧化之不可知也。

曰：万物变迁。虽互隐见。气一而已。惟圣人知一而不化。

曰：爪之生。发之长。荣卫之行。无顷刻止。众人皆见之于着。不能见之于微。贤人见之于微。而不能任化。圣人任化。所以无化。

曰：室中有常见闻矣。既而之门之邻之里之党。既而之郊之山之川。见闻各异。好恶随之。和竞从之。得失成之。是以圣人动止有戒。

曰：譬如大海。变化亿万蛟鱼。水一而已。我之与物。翦然蔚然。在大化中。性一而已。知夫性一者。无人无我无死无生。

曰：天下之理。是或化为非。非或化为是。恩或化为仇。仇或化为恩。是以圣人居常虑变。

曰：人之少也。当佩乎父兄之教。人之壮也。当达乎朋友之箴。人之老也。当警乎少壮之说。万化虽移。不能厄我。

曰：天下之理轻者易化。重者难化。譬如风云须臾变灭。金玉之性历久不渝。人之轻明者。能与造化俱化而不留。殆有未尝化者存。

曰：二幼相好。及其壮也。相遇则不相识。二壮相好。及其老也。相遇则不相识。如雀鸽鹰鸠之化。无昔无今。

八筹筹者物也

关尹子曰：古之善揲蓍灼龟者。能于今中示古。古中示今。高中示下。下中示高。小中示大。大中示小。一中示多。多中示一。人中示物。物中示人。我中示彼。彼中示我。是道也。其来无今。其往无古。其高无盖。其低无载。其大无外。其小无内。其外无物。其内无人。其近无我。其远无彼。不可析。不可合。不可喻。不可思。惟其浑沦。所以为道。曰：水潜。故蕴为五精。火飞。故达为五臭。木茂。故华为五色。金坚。故实为五声。土和。故滋为五味。其常五。其变不可计。其物五。其杂不可计。然则万物在天地间。不可执谓之万。不可执谓之五。不可执谓之一。不可执谓之非万。不可执谓之非五。不可执谓之非一。或合之。或离之。以此必形。以此必数。以此必气。徒自劳尔。物不知我。我不知物。

曰：即吾心中可作万物。盖心有所之。则爱从之。爱从之。则精从之。盖心有所结。先凝为水。心慕物涎出。心悲物泪出。心愧物汗出。无暂而不久。无久而不变。水生木。木生火。火生土。土生金。金生水。相攻相克。不可胜数。婴儿妊女。金楼绛宫。青蛟白虎。宝鼎红炉。皆此物。有非此物存者。

曰：鸟兽俄呦呦。俄甸甸。俄逃逃。草木俄茁茁。俄停停。俄萧萧。天地不能留。圣人不能系。有运者存焉尔。有之在彼。无之在此。鼓不桴则不鸣。偶之在彼。奇之在此。桴不手则不击。

曰：均一物也。众人惑其名。见物不见道。贤人析其理。见道不见物。圣人合其天。不见道不见物。一道皆道。不执之即道。执之即物。

曰：知物之伪者。不必去物。譬如见土牛木马。虽情存牛马之名。而心忘牛马之实。

九药药者杂治也

关尹子曰：勿轻小事。小隙沉舟。勿轻小物。小虫毒身。勿轻小人。小人贼国。能周小事。然后能成大事。能积小物。然后能成大物。能善小人。然后能契大人。天既无可必者人。人无能必者事。惟去事离人。则我在我。惟可即可。未有当繁简可。当戒忍可。当勤惰可。曰：智之极者。知智果不足以周物。故愚。辨之极者。知辨果不足以喻物。故讷。勇之极者。知勇果不足以胜物。故怯。曰：天地万物。无一物是吾之物。物非我。物不得不应。我非我。我不得不养。虽应物。未尝有物。虽养我。未尝有我。勿曰外物。然后外我。勿曰外形。然后外心。道一而已。不可序进。

曰：谛毫末者。不见天地之大。审小音者。不闻雷霆之声。见大者亦不见小。见迩者亦不见远。闻大者亦不闻小。闻迩者亦不闻远。圣人无所见。故能无不见。无所闻。故能无不闻。

曰：目之所见。不知其几何。或爱金。或爱玉。是执一色为目也。耳之所闻。不知其几何。或爱钟。或爱鼓。是执一声为耳也。惟圣人不慕之。不拒之。不处之。

曰：善今者可以行古。善末者可以立本。

曰：狡胜贼。能捕贼。勇胜虎。能捕虎。能克己。乃能成己。能胜物。乃能利物。能忘道。乃能有道。

曰：○坚。则物必毁之。刚斯折矣。刀利。则物必摧之。锐斯挫矣。威风以难见为神。是圣人以深为根。走麝以遗香不捕。是以圣人以约为纪。

曰：瓶存二窍。以水实之。倒泻闭一。则水不下。盖不升则不降。井虽千仞。汲之水上。盖不降则不升。是以圣人不先物。

曰：人之有失。虽已受害于已失之后。久之。窃议于未失之前。惟其不恃己聪明而兼人之聪明。惟其无我而兼天下之我。终身行之。可以不失。

曰：古今之俗不同。东西南北之俗又不同。至于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。吾岂执一豫格后世哉。

惟随时同俗。先机后事。捐忿塞欲。简物恕人。权其轻重。而为之自然。合神不测。契道无方。

曰：有道交者。有德交者。有事交者。道交者。父子也。出于是非贤愚之外。故久。德交者。则有是非贤愚矣。故或合或离。事交者。合则离。

曰：勿以拙陋。曰道之质当乐敏捷。勿以愚暗。曰道之晦当乐轻明。勿以傲易。曰道之高当乐和同。勿以汗漫。曰道之广当乐要急。勿以幽忧。曰道之寂当乐悦豫。古人之言。学之多弊。不可不救。

曰：不可非世是己。不可卑人尊己。不可以轻忽道己。不可以讪谤德己。不可以鄙猥才己。

曰：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。穷天下之辩者不在辩而在讷。伏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。

曰：天不能冬莲春菊。是以圣人不违时。地不能洛橘汶貉。是以圣人不违俗。圣人不能使手步足握。是以圣人不违我所长。圣人不能使鱼飞鸟驰。是以圣人不违人所长。夫如是者。可动可止。可晦可明。惟不可拘。所以为道。

曰：少言者。不为人所忌。少行者。不为人短。少智者。不为人所劳。少能者。不为人所役。曰：操之以诚。行之以简。待之以恕。应之以默。吾道不穷。

曰：谋之于事。断之于理。作之于人。成之于天。事师于今。理师于古。事同于人。道独于己。

曰：金玉难捐。土石易舍。学道之士。遇微言妙行。慎勿执之。是可为而

不可执。若执之者。则腹心之疾。无药可疗。

曰：人不明于急务。而从事于多务他务奇务者。困灾厄及之。殊不知道无不在。不可舍此就彼。

曰：天下之理。舍亲就疏。舍本就末。舍贤就愚。舍近就远。可暂而已。久则害生。

曰：昔之论道者。或曰凝寂。或曰邃深。或曰澄澈。或曰空洞。或曰晦冥。慎勿遇此而生怖退。天下至理。竟非言意。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。乃契吾说。

曰：圣人大言金玉。小言桔梗芥卫。用之当。桔梗芥卫生之。不当。金玉毙之。

曰：言某事者。甲言利。乙言害。丙言或利或害。丁言俱利俱害。必居一于此矣。喻道者不言。

曰：事有在。事言有理。道无在。道言无理。知言无理。则言言皆道。不知言无理。虽执至言。为梗为翳。

曰：不信愚人易。不信贤人难。不信贤人易。不信圣人难。不信一圣人易。不信千圣人难。夫不信千圣人者。外不见人。内不见我。上不见道。下不见事。

曰：圣人言蒙蒙。所以使人聋。圣人言冥冥。所以使人盲。圣人言沉沉。所以使人暗。惟聋则不闻声。惟盲则不见色。惟暗则不音言。不闻声者不闻道。不闻事。不闻我。不见色者不见道。不见事。不见我。不音言者不言道。不言事。不言我。

曰：人徒知伪得之中有真失。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。徒知伪是之中有真非。殊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。

曰：言道者如言梦。夫言梦者曰如此金玉。如此器皿。如此禽兽。言者能言之。不能取而与之。听者能闻之。不能受而得之。惟善听者。不泥不辨。

曰：圆尔道。方尔德。平尔行。锐尔事。